



竹影婆娑箭岭村

林崇成

掩映在竹海中的箭岭村如一颗流光溢彩的绿宝石，经过岁月的磨炼而越发熠熠生辉。每来一趟箭岭，就有一份新的感受。

箭岭村民以王、刘两姓为主，为大堰镇第二大村，一条小溪自大岩峻淌下由西向东穿村而过，村民沿溪而居，地形隐蔽，整个村子包容在长满箭竹的山岭之下，故村名又称“箭竹下”。王姓人口众多，族谱记载先祖为山东琅琊人，南宋初期任明州刺史，见朝廷昏庸而此地山清水秀，乃弃官居之。现分支散布各地，溪口镇下畔驻、莼湖镇舍辋等王姓皆迁于此。

村中原有老街长约一华里，明清至民国一直商贸兴隆，现临街茶楼酒肆般的建筑依稀可辨。民国期间尚存南货店2家，肉店5家，本县的董李人，新昌的上下蔡岙人是购物的常客。“升阳泰”南货店的南北果品从宁波进货到溪口，再从溪口用竹排转运到岩头，最后从岩头陆路驮到箭岭下。为做生意，勤劳的箭岭人饱尝的艰辛可见一斑。

清朝乾隆年间箭岭村出了个赫赫有名的王绍选，虽是个跛脚，自幼靠放牛做草鞋为生，但他身残志坚，经营有方，终成富甲一县的大财翁，人称“连山老毛”。当时慈溪有个叫财招的富翁，靠土地发财，王绍选靠山林发财，所以民间有“慈溪财招一袋谷，勿如连山老毛一株竹”的说法。

箭岭村不乏书香门第，清道光年间出了位王香水的书法家，他性情孤傲，用笔吝啬，号称“贵笔先生”。有一回鸣雁村建庙请他去写匾，人家好酒好菜招待了一个月，就是借故不动笔，直到回家临上轿时才写“香岩”2字，到家后数天又送去3个“庙”字。鸣雁人将先后两次写成的3个字一比，大小、气势、笔风如出一气呵成，都赞不绝口。岩头书法家毛玉佩听说后慕名前去观赏，走近一看，果然不错，退几步看更好，再远点看还要好，结果边看边退，不小心一个跟头跌倒在烂田之中，“贵笔先生”的名气也越传越大了。

村中的旗杆阊门则是另一番故事，箭岭有位王姓后生力大无穷，使得一口120斤大刀，舞起来呼呼生风。一次参加武举人考试，舞着的大刀失手跌落在地，王生急中生智，赶紧就势伸腿将大刀踢起，一把接住继续表演。主考官一愣，忙问：“此为何等架式？”答曰：“魁星踢斗也！”于是考试通过，得了个武举人的名号，也

为家乡争了光。

箭岭村历史上以造纸名噪一方，除了以嫩竹和稻草为原料的雨伞纸、黄纸之外，最有名的是以构树皮或桑树皮做的打字蜡纸，供北京、武汉、合肥等大城市用户。那时没有现代化的电脑之类的打印设备，只能用手在蜡纸上刻写文字后再誊印成文，蜡纸的供求量很大。村蜡纸厂生产的“箭岭牌誉写蜡纸”50张一筒，俱有“浙江奉化箭岭造纸厂出品”标记，由奉化供销社土特产公司销往全国各地。箭岭还为各地输送大批造纸人才，省内遂昌造纸厂厂长为箭岭人王贤川，民国期间温州蜡纸厂从厂长到工人多为箭岭人，上了年纪的村民多数去温州当过工人，当年从箭岭经新昌、天台、黄岩、温岭、乐清，要步行7天方能到达。

建于1985年的箭岭影剧院是村民值得自豪的文化设施，面积500平方米，座位1100个，耗资50万元，是当时县内最大的村级影剧院，无论规模和内部设施与县城的剧院不相上下，足见当年村级经济之浓厚和设计理念之超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影剧院的2个门旁竖有2块石碑，右为“村之概”碑，左为“院之况”碑。碑文言简意赅，将箭岭村的历史、人口、土地等概况和影剧院的筹建过程、规模、资金等表述得一清二楚，是难能可贵的人文资料。

移步影剧院不远处便是王宝信的两幢别墅，人称“大小洋房”。王宝信自上世纪30年代初去上海经商，为“益泰钢精”（现上海铝制品一厂）的创始人，发迹后在家乡建洋房。大洋房坐北朝南，为三开间砖石结构两层楼房，外墙花岗石贴面。小洋房位于大洋房东首，坐东朝西，为五开间一层平房，砖混结构，外墙清水做法。洋房外绿树环抱，浓荫蔽日，环境幽雅，抗战时曾为民国奉化县政府办公地，解放后改办小学，现为市级文保单位。

箭岭人历来注重养生，酷爱运动，与时俱进不甘落后。村中建有5000米的山地自行车道，让后生们一显身手。全程2500米的大泉坑漂流更是紧张刺激，要穿越一条百余米长的隧道，急流直下，浪花飞溅，惊心动魄却又安然无恙，给游客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难怪大泉坑漂流2009年被评为华东地区十佳漂流景区之一。

人文 总第5619期 三江月
投稿邮箱: essay@cnnb.com.cn

从塔竹岭到银坑岭

原杰

日前翻越塔竹岭，是因受作家阎受鹏文章的启发。那还是在去年年初，在报纸上读到她写的《风雪乡村道》一文，文中回忆50多年前，分配在舟山市蚂蚁岛教书的他，于农历十二月廿七风雪天赶回老家奉化徐马站过年，爬山涉水的艰苦经历和在塔竹岭得到一对素不相识老夫妻热情接待的动人故事。他最后说：“后因道路变迁，回老家另有车路，不再过塔竹岭，现在也没有路了。”

这便引起一向喜欢爬山登古道、且已基本攀登过奉化主要古道的我之兴趣，同时坚信那条古道一定还在——原来的村子还在——有道是有村必有人，有人自有路……仔细查看地图后果然发现，塔竹岭西边为东山村，东山村往南为徐马站村——那里有我早几年结对帮扶的孩子，与万竹村的公路相通。往西北则通向长龙头村，该村西边有自己神往已久的银坑岭古道。因此，下决心作一次从塔竹岭到银坑岭的山乡古道游。

在春天的某个星期天，手拎干粮、水果，乘中巴车先来到位于岷头村西南山腰1公里许的塔竹岭村。中巴车一般开到岷头为止，由于那天到塔竹岭的人比较多，在每位乘客加付2元车费后，中巴车便在竹林中拐了好几个大弯，把我们直接送到了塔竹岭村前。塔竹岭村分丁家、郭家两个村子，村以岭命名——光绪《奉化县志·乡都》中记为塔嘴岭，今因村周竹林茂盛，写成塔竹岭。塔竹岭的树最出名，村前一字排开的七八棵枫树，都有合抱粗、几十米高，树叶斑斓多彩，颇壮观逼人。而村后的那棵银杏树则更引人注目，已有1500多岁，是宁波6500多棵古树中最年长者，因而位列“宁波市十大古树名木”之首。

向村里人打听，知道村后的那条石阶古道便是塔竹岭。山路弯弯绕绕，两边的竹林密密麻麻，把路遮得隐隐的，风景很不错。路遇有挑笋下山的，更多的是掘笋的人、上坟烧荒的人、走亲戚的人，各种声音此起彼伏，充满春天的勃勃生机。登上岭顶，见一座装修一新的庙宇。再走近一瞧，发现既不是庙宇，也不是道观，名叫“四洲堂”。“四洲堂”连接新开拓的机耕路，一直往西向东山、长龙头方向延伸。经东山往下走便到作家阎受鹏的老家徐马站。

东山，位于万竹村北三四公里的崇山峻岭中。村民由徐马站之王家、程家移来，又在徐马站之东，遂称“东山”。与其他山村一样，如今东山村房多人少。我摸进了几户人家的院子，发现老房子里大都没有人，且不少已破败不堪。当然，从摆设看，有几户应该有人，可能上山干活去了。再一路摸过去，时见已放弃的小村破房子——应该是原来的中湾、山树湾等自然村。我怡然自得，沿机耕路边欣赏风景，边慢慢走啊走。这里被竹林、柴山、花木怀抱，景色宜人，加上是第一次登临，更有一种新鲜感。

大约20分钟后，机耕路突然往下拐，我遵嘱找到旁边一条往西的山路继续向前行。几分钟后，山路在竹林深处终止。正当我犹豫不决时，前面传来砍毛竹的声音，并隐约可见一位正弯腰捆竹梢的老农，便忙上前打听。他指点说：“从我的身边过去，一直向前走。”前面果然有一条路，可问题是拐了几拐后，路在另一条山溪前消失。看看对面，找不到明显的路。于是只好用笨办法：

从陡峭的竹林地，拉扯着竹子连滚爬往上走。大概30多米后穿过几道荆棘丛，最后重重跳到了花木地上。花木下面连着水稻田。有田便有路——人种田要挑担、背草。不远处果然有山路。而且，此时抬头也已可看到长龙头村里三三两两的老房子。

长龙头村约有60户人家，位于石门村东南3公里处，越岗与尚田、大堰两镇交界。处于高湖山、黄龙坑岗、白沙龙、银坑岭等崇山峻岭之间，村在山陇中。光绪《剡源乡志》作长陇头，以地形得名。东北1里是王家山，西北1里为白沙龙。怪不得看上去，村庄东几间、西几间，很零乱。一些老旧房子已开始倒塌，却未见新盖的。只见今天的人很多，路上停着好几辆小汽车与塔竹岭村一样，大多是来上坟、掘笋、回娘家的。我踱入一户农家的院子拍照时，男主人竟错把我当成了长龙头人，问我是哪家的儿子、什么时候出去的……

村西开了条盘山公路，此刻我正在东边走的为老路——普通的乡村卵石路；1米多宽，全用溪石铺就，平整、光滑，既通向山下的徐马站，也通向田野各处。溪在路的下边，乱石成堆，芦苇摇曳；流水潺潺，清澈见底。路靠山的一边为田野，一丘丘大小不一的山田，种着不同的庄稼：麦苗、青菜、萝卜、豌豆、雪里蕻等，显得特别水灵。

再爬200级石阶后，来到了长龙头村的中央潭自然村。而后沿公路往西走150米，银坑岭古道赫然在目。古道在凤山湾西，宽近2米，全用条石铺出，由于转角拐弯，几百米的距离一眼望不到顶。与刚爬过的塔竹岭古道相比，更显出她的气派与宏伟来。银坑岭是过去未通公路时连山（今大堰镇）通往溪口镇的交通要道，以往来繁忙、风景如画和地势险要著称。至于其名称的来历，自然可以望文生义——与这里曾发现银子并开采过有关。

爬上山顶，看到一座小庙，供奉着山神爷。无疑，更主要的用途用来让过路人息脚。再来看岭的西边，树木比刚才爬过的东边更葱郁茂盛；拐来绕去，山路也更险峻，更有破旧的小山村悬在头顶陡峭的竹山上，似伸手可挽。我禁不住在如此奇险幽静的环境里停下来：看白云在头上蓝天缓缓地飘过，听山溪在阳光竹木丛中唱歌，用大把大把的溪水洗脸，甚至趴在岩石上大口大口地喝水……这样走走停停玩玩，大概过了半个小时，山下炊烟袅袅的石门村便隐约在望，感觉好似刚从仙界一下重返尘世。

从塔竹岭到银坑岭，尽管只花了3个小时，但从公路、机耕路到卵石路、石阶路再到泥路甚至野路，恰似走过了几千年所有形态的路，也重温到了上坟、掘笋、砍柴、背毛竹等古老亲切的农家生活，尤其是与久违了的清风、白云为伍，与总是热情活跃的蜂蝶、山泉亲近，因而让人感到年轻、陶醉与兴奋。



本版摄影 梁溪



网坛风雨路

——李娜自传

55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做手术，非常好奇，打完麻药以后还老想睁开眼看看他们在忙活什么。医生拍拍我的脸，问我：“紧张吗？”

我小声说：“不紧张。”

话刚说完，就觉得眼皮发沉，很快就睡着了。

手术大概做了一个多小时，等我醒来时，已经是中午了。护士在我睡着的时候把我送回了病房。我看到自己的腿高高地跪在床头，有根管子从腿上伸出来，另一端接着一个用来排淤血的袋子。我腿上没有打石膏，只裹了一层弹力绷带。手术前打的麻药还没完全失效，我躺在那儿，头还有点晕。

第一次做手术，我多少有点害怕，好在从医生到护士都对我很好。那一整天医生都有手术，但他在下班之前还特意来病房看我，问我感觉如何。

护士会把饭送到我房间里来，我可以自己吃饭。麻药劲儿过后，伤口有点疼，但我觉得还可以忍受。最郁闷的是当天晚上上厕所的时候，刚一起来就觉得头晕，身上还插着根导淤血的管子，碍手碍脚的，去趟厕所特别费劲。

好容易才从洗手间走回来，感觉像是虚脱了似的，浑身冒冷汗。

第三天，医生过来教我怎么用拐杖走路。就在这一天，医生要把插在我腿上的管子拔出来。他事先警告过我会有点疼，但真下手拔的时候，我还是瞬间疼出了一身冷汗——那种感觉就像生生从你身体里抽出一根骨头似的。拔完管子，我足足休息两个多小时，才慢慢缓过来。

做完手术后，我不太敢弯腿，稍微弯一点点也提心吊胆。拔管子的时候拆掉了弹力绷带，伤口就用白色的布贴着，用冰袋镇着消炎。我做的是微创手术，后来也没留下什么疤痕。

我在医院待了5天就出院了，出院时还拄着拐杖。因为长久没训练，肌肉萎缩得很厉害，住院期间医生每天都会帮我做两次按摩，他按摩手法纯熟，根本不会弄疼我。

出院后的第一天，我开始跟着体能教练哈纳斯做康复训练，腿暂时不能动，就只练上肢。做完手术一星期，回医院拆线，拆线后又拄了十天拐杖，医生才准我自己走。

刚把拐杖扔掉的时候，我还是不敢在右腿上施力，每次试着把重心挪到右腿上时，都会立刻感到不舒服。哈纳斯给我排的训练时间表很满，每天上午下午的课都排得满满的。我像个小跛子一样，每天跛着去训练场，再跛着回来。

自己的腿到底能恢复成什么样？我心里也没底，这件

事就像巨石一样，沉重地压在我心上。

哈纳斯根据我的身体状况给我制订了整套的康复计划，我们就对着镜子做康复训练。刚开始训练时，我就发现自己的双腿极度不协调。哈纳斯给我安排的训练计划，我左腿可以很轻松地做完，右腿却根本没法做到。这种时候我心里特别难受——在做手术前右边原本比左边要强壮的，可做完手术后右边要比左边差很多。

在训练中，哈纳斯不时要求我“蹲低点”，“再低点”，可是我的右半边身子无论如何都低不下去，感觉上，那好像不是我的腿，而是另外一个什么人的。你拼了命地想把这个计划做好，可它的状况又不允许你去努力。那种感觉真令人绝望。我心里特别着急，很想做好，但右腿一用力就痛……而这时距离8月8日奥运会开幕只有四个月的时间了！

我几乎听得到表盘上秒针咔嗒咔嗒走过的声音。哈纳斯跟我说没关系，相信你自己。还给我做了很多计划，包括后来去打温网。但我在内心深处一直有点怀疑，真的能康复吗？我还能打球吗？那段时间，我经常陷入一种极度恐慌、绝望和焦虑的状态。看着别人都在打比赛，但自己连拍子都不能拿。我常会跟姜山发脾气：“为什么别人都挺好，我却每年都在受伤，就不能将一整年的比赛完完整整打下来？我这么辛苦地练习有什么用？还不是打不了球！”

责编 胡晓新 校对 应雄伟